

四季

## 春天的滋味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初春是充满希望充满期盼的季节,到底在期盼着什么,乡村儿童是不清楚的,只觉得到处都在变化,一切都很新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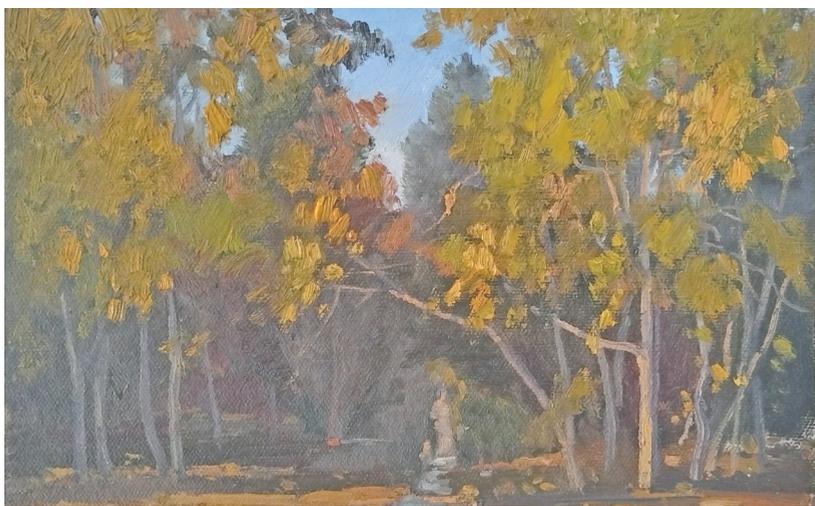
路旁的车前子长出了新叶,溪水里的水芹菜抽出了新苔,远远望去,村外的柳树都笼罩着一团淡青色的烟雾,到近处看,柳树的叶芽就像刚出壳的乳鸭的小嘴般嫩黄,枝条却已油绿。孩子们爬上树去,把顺溜无权的枝条折下来,用手指头捏紧从上到下拧一遍,枝条上的绿皮就松动了,再用牙咬住较粗的一头,两手握着枝条轻轻地一抽,树枝就被从外皮里抽了出来。他们用嘴唇抿着树枝捋几遍,咂吧几下,有一种黏滑而微甜的味道,这一点甜味他们是舍不得放弃的。然后把细管状的柳枝皮做成柳笛,每人嘴里都噙着一个或两个吹起来,春天便在这不成曲调的柳笛声中加快了脚步。

田野里是望不到边际的绿油油的麦田,偶然有一大片油菜花,这时正是油菜开花的时节,无边的碧绿里忽然出现一大片涌动着金色波浪的明黄,好不令人心旷神怡!但这样的美景吸引不了孩子,他们对视觉上的美无动于衷。他们无师自

通地领悟了“民以食为天”,一看附近没有大人,便瞅准路边那些含苞未开的油菜苔“噌”地折上一枝,剥了皮就往嘴里送。油菜苔又脆又甜,甜中有辣。还有几个嫌吃油菜苔不解馋的,看到油菜地里嗡嗡飞舞的蜜蜂,竟异想天开地想品尝一下蜂蜜的滋味,就进到油菜地里用帽子扣起蜜蜂来。

渭河堤岸上的茅草也长出了一拃高的茎叶,可以撮得住了。孩子们知道,在沙土里休眠了一个冬天的白茅根积攒了很多糖分,他们就去拔茅草,用力小了拔不出来,用力大了就会拔断,力道掌握得恰到好处,就会从沙土里牵连地拔出一撮一尺多长的白茅根,在清水里涮一涮,白茅根那诱人的象牙白就完全显露出来了,咬一节在嘴里嚼,有一种带着清香的甜味,甜得很纯粹。一段白茅根要嚼好一阵子,直到没有一点甜味了,才舍得把它吐掉。

孔子向往“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春游,朱熹“胜日寻芳”,欣赏“万紫千红”的春景,而与在田野里寻找春天滋味的乡村儿童相比,“孰乐”?



《静溢公园》张尚宝

有感

## 儿行千里母担忧

□泾芮(宁夏银川)

赶在元宵节前夕,带着父亲终于从煎熬了大半个月的医院,回到了乡下温暖的家。

我和父亲到家时,母亲早已烧熟了土炕,架旺了火炉,给我和父亲做好了香喷喷的手工长面。我们刚一进门,便被家中一股扑面而来的温馨感裹挟了全身。

煎上中药,我在父亲日后要服用的药盒上把用量和服用时间一一做了标记。为此,我仍然担心识字不多的父亲记不住,便一再叮嘱母亲,每天一定要监督父亲按时服药。

围炉夜话,母亲得知我明天就要回城里上班了,嘴里喃喃地说,回来没待几天,又得出发了。临睡前,母亲问我早晨几点出发?我说七点吧!然而,就是我这一句无心的回答,竟让母亲在凌晨三四点便起身为我做早餐、准备带在路上要吃的食品。

六点半,我被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叫醒时,只见厨房的灯亮着。我心底猛然一惊:母亲定是在我熟睡的时候,早起为我准备早餐了。

起身走进厨房,母亲脸色憔悴,前几日的感冒尚未痊愈。见我进来,母亲说,饭都做好了,你洗洗就可以吃了。我回头一看,案板上摆好了各种吃食,有我喜欢的素包子、炒凉粉、炒面糊糊、鸡蛋羹、冒着热气的花卷、清炖鸡汤,看着这么多美食,我的鼻子突然一酸,眼泪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转。

装好行李,要出发了,父亲和母亲紧随其后。不善言辞的父亲一再叮嘱我,你胃不好,实在不行,抽时间去医院住下治疗一阵子。母亲也附和着说,挣不挣钱都是小事,一定不能亏待身体!

我回头叮嘱父亲和母亲,一定要按时吃饭,把自己身体照顾好,妈年龄大了,就不要跟村里的邻居去打散工了。

面对我的叮嘱,母亲嘴上说今年不去了,可我知道,只要我一离开家,她肯定又跟着村人干活去了。父亲也心疼地说,说了多少次了,就是不听!

母亲一直跟在我身后向村口走着,我回头叮嘱母亲赶紧回去,大冷天的,别又感冒了,母亲虽然嘴上说着你坐上车了我就回去了,可脚步却丝毫没有停滞和掉头。拗不过母亲,只好让她跟着我。车来了以后,我放好行李坐了上去。后视镜里,母亲站在村口,身影单薄。

车子越走越远,拐了个弯,村庄和母亲完全消失在视线中。我打开家里的监控,只见父亲依旧站在门口的路边上,院落里熟悉的物件静静地伫立在清冷的风中。我满院子搜寻了一圈,看不见母亲的身影,她一定还在村口看着我远去的方向。

那一刻,我再也控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了,任凭一滴滴温热的泪水滚落而下!

微生活

## 一个医生眼里的“进步”

□张君燕(河南焦作)

家庭聚会上,圆桌摆得满满当当,菜肴的热气裹着众人碰杯的声响,气氛温馨又热闹。吃饱了饭,大家聊起这些年日子的变化,每个人都有话可说。

表叔是一名外科医生,在县医院的神外科待了快三十年。他笑着说:“要说社会进步,我从手术台的变化里就能看出来。”

表叔喝了口茶水,讲起自己刚上班时的光景。那时候他刚进神经外科,夜班几乎没有睡过囫圇觉。一晚上接一两台开颅手术是常事,有时还是三台连轴转,只能趁手术间隙抓紧眯一会儿,否则身体真的吃不消。那时候县城里摩托车太多,很多男人喝完酒跨上车就走,头盔也不戴。送来的病人,十有八九是骑摩托车撞的。而且一出事,就挺严重。

“那些伤者,大多没保险,甚至连驾照都没有。一场手术下来,少则几万元,多则十几万元。你想想,庄稼人一年能挣几个钱?往往是手术做完了,一个家也被拖垮了。”表叔神色严肃,语气里有诸多无奈和痛惜。

屋里静了下来,大家都没说话,只听着表叔的声音。后来酒驾入刑的政策出台后,街头巷尾的摩托骑手慢慢都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,酒后骑车的现象几乎没有了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医院科室的车祸外伤手术,数量肉眼可见地直线下降。表叔上夜班终于能喘口气,再也不用刚下手术台,又被急诊电话叫回去。

听到这里,大家都松了口气,车祸病人少了,医生们也能稍微清闲一点了。表叔摇头:“哪能清闲?脑出血的病人又多了起来。”

表叔说,早些年,谁家里有人脑出血,基本就是听天由命。没钱做手术,技术也跟不上,开颅的风险太大,很多家属干脆放弃了。随着社会发展,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,医保报销比例也一提再提,降压药也便宜了。医护人员定期下乡,挨家挨户给老人量血压,普及高血压防治知识。老年人清楚自己的血压情况,按时吃降压药,就能防患于未然。

“所以,现在脑出血的病人比过去少了。但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现在卒中年轻化,这也是需要警惕的事情。”表叔顿了顿,接着说,“说到底,就是前端多一分防控,后端就少十分疾苦。”

大家唏嘘感叹一番,继续聊天。窗外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照进来,落在满桌的饭菜上,也落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原来,国家的进步从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大词,它就藏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,藏在老百姓的医保卡里,藏在每个家庭安稳的日子里。家里这张小小的饭桌,竟也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。